



□ 12
1326
36



書心

1326
36



開閣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新安陳氏

明之舍與眾理心之體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學章句

釋明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大槩三處互相

云發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

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不可以盡乎此

心之量聲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不必其能窮

夫扶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



是矣。宋子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以生者也。心則大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措於形氣，私滯於聞見，於一己之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性，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个甚。惟就此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所，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有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知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是箇大底人。人便是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問如何是天者，理之所出。曰：天便是那大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矣。○慶源輔氏曰：知性而

盡心者，譬如家主盡識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有，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知天，如家主既識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此物是何從而來也。○陵陽李氏曰：性與心，初無間。而知與盡，則有序。性與心無間，則知性故能盡心。知與盡有序，則謂盡之以大學之序言為先而後之為。是失其先後之倫也。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問盡心今既則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為一條事耶。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又精熟底事邪。朱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謂知事物當然之理。知天命謂知事物之說否。曰：然。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上聲。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朱子曰：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存之養之

即是事。心性即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存其性。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大學物格而後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意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說行。○存心者。氣不逐物。而當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措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具性。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請事斯語之意。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也。○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只存這裏。○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去矣。性是實理。須當順之。而不害善。謂違悖而戕傷之。性本不可以戕傷。言但為自家違悖了。便是戕傷之也。奉承之。而不違。便只是存心養性事。○問盡心存心。養性。上。是知工夫。下。是行工夫。然上一節。知性在先。盡心存心在後。下。

一節存心在先。養性在後。何也。潛室陳氏曰。知性。即窮理。格物之學。是工夫最先者。盡心。即大學知至境界。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故養性在存心下。○新安陳氏曰。人能存心。養性。然後能事事合理。順事乎天。而無愧於天之所賦。予我者。此西銘所以曰存心養性為匪懈。又曰存心所以順事之本也。

歿壽不貳。脩身以俟。所以立命也。

歿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

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

害之。朱子曰。歿壽不貳。不以死生為吾心之欣戚也。不

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既不以歿壽貳其心。又須脩身

以俟。方始能立命。不以歿壽動心。一向亂做。又不可歿

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

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光與西銘都相貫穿。○

歿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亦以悅戚二其心而惟脩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謂論矣。慶源輔氏曰徇私以賊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為害之也。新安陳氏曰命之短長此命字以氣言並命此。○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由太虛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由大虛有天之名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一雜乎四者之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這理隨在這裏若無此氣這理在甚處安頓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

是知覺。○有是物則有是理與氣故有性之名。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寓。由太虛有天之名只是據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既已成物則物各有理。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九峯蔡氏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以氣言也。由氣與氣有性之名。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以氣言也。由受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人心道心之謂。以心之體而言也。○趙氏曰集註並舉程張二說。正欲學親切於二者同處分析得異處分明。於異處體會得同處。泛以形體謂之天。惟以形體言則涉於淺。○曰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化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心之名也。以此剖析之。庶幾乎得謂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以此剖析之。庶幾乎得謂

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七到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
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
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慶源輔氏曰不知
而已不履其事則必至於妄想空虛知天而不以歿壽貳其心智之盡也
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
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
矣朱子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斂之而無所不
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為
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為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
養者養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
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大槩此章所
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一
貫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曾子
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

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故手足而免得正斃而無
求者是也以此推之一章之指略可見矣○節齋蔡氏
曰孟子此章與大學中庸相表裏窮其理以知天即中
庸所謂智也履其事以事天即中庸所謂仁也歿壽不
貳脩身以俟死所以立命而不渝即中庸所謂勇也與
大學合前屢言矣○雲峯胡氏曰欲造其理者用工全
在知性上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
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工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工
夫養性無大工夫存者操之而不舍養不過順之而不
害耳集註分理與事言又分智與仁言何也蓋能知其
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歿壽貳其心方見其為智之盡
能踐其事已自是仁然必脩身以俟死方見其為仁之
至流蕩不法四字讀者多以為皆異端之學言愚見流
蕩與存養字相反不法與脩字相反能存養則不至於
流蕩矣能脩身則所為無不法者矣流蕩不法
則是不能全其天之所與而以人為害之者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

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此字指
然在天言之。皆非命也。此一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然在天言之。皆非命也。此一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
然在天言之。皆非命也。此一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
字是指氣言。若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歿皆不合當如
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夭。則命之壽歿皆不合當如
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脩身者之所獨。
新安陳氏曰。此命字。氣也。順受其正理也。立巖墻下。非
理也。蓋道而死。理也。桎梏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御氣。

是故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

命謂正命。巖墻墻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上危地以
取覆壓之禍。慶源輔氏曰。立乎巖墻之下。以致覆壓而
墻有傾覆之勢。自家却去下面立地。便是自取其覆壓
也是故君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非禮勿動。雲峯胡
氏曰。集註於此命字。必曰正命者。蓋上文有莫非命也
一句。故死於巖墻之下。亦命也。但非正命爾。惟知正命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者則不立乎巖墻之下。○新安陳氏曰。巖墻下理不富立。立而壓死。人所自取。非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問人或死

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朱子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德地說得盡其道而死。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研到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陳氏曰。盡其道。即上章所謂脩身是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桎音質。足械也。梏音決。反手械也。言犯罪而死。新安

陳氏曰。不盡其道而有罪。為犯罪。與立巖墻之下者同。若在縲紲。非其罪者。不謂之犯罪。

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

問程氏死者雖非正命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宋

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正命○新安陳氏曰六之命於

六吉凶禍福死生壽殊雖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乎天必

盡其道有正無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

且福且壽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白盡

其道耳初非有所覬覦於下而為之也盡道而吉福壽

自至焉非天命之正而何苟盡其道不幸而值凶禍夭

是我於道理本無愧不過自值乎凶禍夫耳非我有以

致之而然亦是亦命之正也必不盡其道自取○此章與

禍敗喪亡則自有以致之始不得為正命耳

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盡之意

潛室陳氏曰凡死雖

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為正比千雖殺身正也盜跖

雖求年非正也知謂知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惑於

死生壽夭豈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

向委付於命猶是盡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

是立命盡此道理了恁時死才無憾是謂正命○雲峯

胡氏曰前章云句言立命是全其天之所付而不以人

為害之者也此所謂挫挫死及死于嚴牆之下是不知

正命未免流蕩不法而以人為害之矣立命是已造聖

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

之階立知後知在立先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

者也舍上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

達凡外物皆是氣言○趙氏曰言為仁由已富貴在

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

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

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南軒張氏曰言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擴天理也言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遏人欲也當貴利達衆人謂已有求之之道然木知其有命焉固有水而行之者矣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利達制於命大可必求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皆

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聲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聲惡臭自好

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上聲而無不利矣利順也其

為樂孰大於是朱子曰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

備於吾身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不作人自然是快活然反之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會樂橫深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反身而誠只是天下一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若不反身而誠只是天下公共之理我無與焉○此乃躬行之至無一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强偽為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已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替室陳氏曰反諸身者既是萬理皆實即渾身是義理流行何處不順裕若於實理無得即觸處滯礙無往而非逆境何樂之有○雲峯胡氏曰此一反字只是自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七之反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

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

已及入庶幾平聲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朱子曰強恕不

為怨蓋有心為怨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怨下

出兩字不容去者正謂此也若自己心裏元自不實

不盡更將何物推以及人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

在源頭了今人皆不忠之怨惟務苟且於一吐不復有

已可推亦無復近仁矣○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

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強○問強恕而行曰此

是元不曾怨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若反而誠則

無待於勉強矣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雲峯胡氏

曰強恕求仁○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

即誠之之事○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

則道在我而樂洛音有餘聖賢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

可得學者之事○朱子曰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

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為義強恕者亦是見得萬

物皆備於我了良爭着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

不誠者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慶源輔曰著則明之言方

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

習謂行之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慶源輔

積習既久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慶源輔

當然就是就事上說所以然就是就理上說凡事皆有所當

然必有理之所以然人能於方行之時明其事之所當

然必有理之所以然人能於方行之時明其事之所當

然必有理之所以然人能於方行之時明其事之所當

然必有理之所以然人能於方行之時明其事之所當

做工夫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

無欠缺處矣○新安陳氏曰樂莫大焉必以無不慊而

不愧俯不忤形容方見樂之味集註雖不用此語然曰

如惡惡臭真好色之實然則是以大學誠意章自謙之

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

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者之

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慶源輔曰著則明之言方

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

習謂行之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慶源輔

積習既久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慶源輔

當然就是就事上說所以然就是就理上說凡事皆有所當

然必有理之所以然人能於方行之時明其事之所當

然既習之後又識其理之所以然則能知夫道矣勿
軒熊氏曰此與上章通言有此三等入反身而誠上也
強怒而行此承上章而言下等入也○新安陳氏
曰天下事物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
當然之則習而不知察所以然之故此為凡人言也易曰
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於凡無責
也學者則不當然矣孟子斯言其
亦憫凡人而不無望於學者與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聲從善之人終

身無復扶又有恥辱之累矣南軒張氏曰恥者羞惡之

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惟漠
然無所恥則為無所忌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所恥為
恥也○慶源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機也人能以已
之無恥為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安於其恥而
恥終不
可免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去聲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

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慶源輔氏曰存之則有所

則無所不為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凜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變下戒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耻而彼

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慶源輔氏

心於機變詐之巧則是無所不為者也故人雖以為
深取而已方自以為得計其愧恥之心雖其固有亦自
窒塞而不復發見矣○雲峯明氏曰為機變之巧此巧
字便與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恥不為巧則行險而
無所不為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為之
巧則無所用其恥矣周夫子拙賦正是深恥此一巧字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

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新安陳氏曰前說以不恥為無恥不

如後說之明順其意蓋曰恥不如人則漸能如人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如人之有或問人有恥

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

能而掩藏之不可也慶源輔氏曰程子是用後說恥不能而為之則終必能是以貴夫取

也恥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不能擴充夫取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

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

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去聲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

相反此勢字不與本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張子曰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若資仰其

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矣○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忘

其勢而惟恐不得天下之善在下者忘人之勢而惟義

是從此為俱得其道使二者一旦而相合則上下交而

為泰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於賢士雖欲數見之且不

得况可得而臣之蓋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

○慶源輔氏曰君好善則不知勢之在已士樂道則不

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則雖若相反而實相成不然身

挾其勢而驕夫士士懼於勢而拘乎君則兩失其道矣

尚何足與有為哉○雲峯胡氏曰仁為君者有以成賢

士樂道之志而為士者肯出而成其君好善之美則上

下交而為泰矣此集註所謂相成也○新安陳氏曰致

敬內致敬也盡禮外盡禮也王公必致敬盡禮於賢是

能好善而志已以下賢也賢士必無君致敬盡禮

而後應之是能樂道忘人

之勢不枉道而求利也

孟子謂宋句踐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鈞好。遊音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悅也。

人知之亦賢。賢也。不知亦賢。賢也。

趙氏曰。賢賢也。五高許自得無欲之貌。慶源輔氏曰。遊說義理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新安陳氏曰。自得於已而無所欲於人。非內重而外輕者不能也。

曰。何如斯可以賢。賢也。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賢。賢也。矣。樂音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

矣。慶源輔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新安陳氏曰。能如此。則自得無欲之氣象。自然著

見而不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形句。

於行事之實也。新安陳氏曰。尊德樂義。內存於心。無迹不能移。達有實用。而不離道。所謂富貴不能淫。此乃尊德樂義著見於行事之實迹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不失其已。如云。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

興道致治。去聲。而令果如所望也。慶源輔氏曰。窮不失義。則在我者得其所。達

不離道。則能興道致治。以慰斯民平日之厚望。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兼善天下現音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新安陳氏曰內盡脩身之實而名

君子願乎其外而此又言士得已民不長望之實新安

曰得志獨善此士民不失望之實也○此章言內重而外輕

則無往而不善南軒張氏曰可踐徇名而外求者孟子

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道言體義言用互相明耳窮不

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己一違於義則失已

矣達不離道則凡其注措設施無非道之所在故有以

副民望也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脩身見

於世惟義之安也其曰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

雖所性不存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雲

峯胡氏曰內重是德義外輕是窮達嚴內外輕重之分

者既不失其本性之善故窮亦善達亦善但達則能使

民皆歸於善窮則此

身自不失其善耳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君夫豪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扶夫音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

才智者也蓋隆喪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資無物欲

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南軒張氏

起於善道也文王風化之盛者必待風化之盛薰陶漸

漬而後興起此眾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立無

待於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此章勉人使自立耳

慶源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

無特立之操教之善則為善否則為惡矣唯豪傑之士

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為

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

以有為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

傑自

期耳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歐然則過入遠矣
音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歐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

有過入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為重輕者不得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歐然則是不以外物為重輕忘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怨之志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

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上聲惡之類是也

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嗾符勿民之欲而民不

怨其不然者反是朱子曰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眾而厲

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慶源輔氏曰

播穀乘屋之類雖不免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

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

意則乃欲去之而已故雖死而不怨殺者○不得已者

之所當為故雖勞為之理也事雖不得心而再為其理

怨不然則是私意妄作而已民之怨怒其可得而逃乎

君子其亦謹其所謂勞與殺之事哉○新安陳氏曰事

雖不得已而理實所謂當為則雖嗾民之私欲而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

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帝王通

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蓋不
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
壤於地遙於二十四步以手擊壤之中者以為上

如天之自然於王者之政揚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

違道干與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力呈反入喜亦

不令人怒慶源輔氏曰霸者必民之從規模狹策時下

之矣至於王者則如天道之自然當生則生當殺則殺

而民自忘其喜怒也○新安陳氏曰二如字以喻恂如

跋踏如之如語助辭也霸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驩虞如

道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周禮曰民豐氏曰豐氏名稷

明因民之所惡去聲而去聲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

有新安陳氏曰即上章以生道殺民之意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

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

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慶源輔氏曰因民之性輔其自

善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也惟其如是故民日遷於

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也此即程子所謂耕田鑿井

帝力何有於我之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

之哉扶夫音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

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邊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

愈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
斯立道去聲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此句釋是其德業之盛而言業以其具於事者而言
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反吉延陶之非如
霸者但小小補塞先則其罅反漏而已此則王道之
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程子曰存者神在已
朱子曰經歷不局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
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經歷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為
此而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
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
響於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爾問
作六化之化有病只是所經歷處纒露著此便化雷一。

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
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存是向家王
意處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上下與天地同
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下補綴自
王者之民緯緯如也而下至此皆說王者功用如此
南軒張子曰霸者之為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歡樂之
王者之化遠而大溥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
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新安陳氏曰過化存神
所存主者其體也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也若此則
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言其配化育之流行也視霸者之
區區求以利之者亦小乎夫以王者功也之大其本
在於過化存神而已而此二者又存神為之主焉○
子辨王霸屢矣此又言王霸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霸與
王對說中言王而不及霸未方以小補綴上霸者之事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聲謂
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

其感尤深也。變源輔氏曰：仁言如書，故載於論語。伯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法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慶源輔氏曰：善政亦非徒尚夫法度禁令也。固亦有德行乎其間。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終不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得民之心感而誠服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之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南軒張氏曰：善政立而後善教可行，所謂教者，蓋至此而後為得民之至也。○慶源輔氏曰：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民先自是而

君亦無不足也。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使民之於君親之如父母，愛之如四體，尊而敬之，則得其財，與無不足已。有不足道者矣。○雲峯胡氏曰：孟子之意，蓋謂使民畏不如使民愛，得民財不如得民心。然善政得民財一句，集註又恐後世貪君汙吏借此以藉口，則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孟子猶以為不如善教之得民心。況後世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能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西山真氏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 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提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
良知多能也慶源輔氏曰孩提而下又所以指其良知而後知哉○新安陳氏曰孩提知愛親敬兄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

為仁義也朱子曰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

之天下還是推孝弟之心以友愛天下即是仁義否潛室陳氏曰此章無推此及他之意所謂達乃達道達德

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他人心之所同然可○新安陳氏曰親吾親敬

吾長雖一人之私然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人皆親親敬長無不同者此人心天理之公也親親仁之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過即人之本心可通乎天下之人心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止以愛親敬兄出於良知良

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

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

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

之中萬理畢具新安陳氏曰此由其感而應之用一有而推原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

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新安陳氏曰善言善行皆是感觸我者聞而急

聽之見而急行之若決江河沛然莫非孟子造反七到道

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

氣象如何朱子曰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南軒張氏曰所謂善言善行皆體

有外於舜之性哉。惟舜之心純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未待勉強而自趨。沛然若決江河之莫禦也。○新安陳氏曰。孟子又嘗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與此章實互相發。蓋舜之心。萬善之感命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即勇於從之。今而為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為大焉。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

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

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聲之心者。而義不可勝。

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華陽范氏曰。君子所當為者。義也。所不可為者。不義也。所不欲者。善也。所不欲者。不善也。不為不義。則所為皆善。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君子之道。止於如此而已矣。○朱

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以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為不妨。便自冒昧為。

之欲之耳。今既知其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勿軒熊氏曰。此

大學誠意章事。無為其所不為。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

志士厲行守之於為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

處克治。所謂格人知幾。誠之於思也。○雲峯胡氏曰。有

所不為。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為其所不為。無

欲其所不欲。是擴充其羞惡之心。為是一身之動欲。

是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心。是具能擴

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李氏

之說。上言禮義。下獨言義者。蓋以義制事。則能不為其

所不當為。以禮制心。則能不欲其不當欲。故兼以禮

義言之。然義者。心之制也。施之。則斷制義為尤切。斷然不

為其所不當為。不欲其所不當欲。則在

充其羞惡之心。以達夫義之用而已。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去聲。疢。疾也。反。

德慧者。德之慧也。術知者。術之知也。疢疾。猶災患也。言

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慶源輔

之慧謂慧德也與昏正相反附之智謂智術也與愚正相反疾則非貞是病故曰獨災患也人惟有災患疎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有夫德慧術智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連孤字孽子廢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

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南軒張氏曰

平居無事漠然不省唯疾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處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敢思逸豫之溺人而深戒懼乎當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厲乎○新安陳氏曰此章與舜發誠亂音互相發故集註及南軒之說皆引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苟履憂患之境處孤孽之勢當知天以是玉我于成勿自沮而深自力于進其德益其術庶幾操心危而卒無慮患深而卒免患而至於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而疾疾不能為吾患矣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輔氏曰阿徇為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為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

有安社稷巨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

不忘也慶源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肯則異一則務為容

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為意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

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

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數

反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雲峯胡氏曰伊尹為天民

旨意不同蓋前所謂天民者皆稟氣於天均之為天生

之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也○新安陳氏曰

伊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武則沒

世不出必矣此提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

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形而龍在田天下文明

者龜山楊氏曰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是正己而已若

物之正何可以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

天下平之意○慶源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

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

○雲峯胡氏曰易乾卦九二九五皆稱大人九二見龍

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

天德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四者雖人品不同○此章

同然皆在下而為臣者也故以乾九二當之

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

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

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朱子

民專指未得位者人人則其德已著○南軒張氏曰以

事是君為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為悅

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為容悅者固不同矣然未及乎

道義也蓋志存功業者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

所屑為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雖有蓋世之功業

在前可為而在後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徇也天民者

必明見天達而後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

在天道而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

感無不通焉。固有不信而信，不令而從者矣。秦漢而下，其間號為賢臣者，不過極於以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事業，則鮮也。慶源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在下而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之無意無必也。○新安陳氏曰：志止於遠，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新安陳氏曰：志止於遠，無可不可，孔子之無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事。君為容悅志於富貴者也。安社稷為悅志於功名者也。春秋列國名卿，可以當之。若天民者，則志於道德矣。然猶未純乎道德而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純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望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同。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二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况真他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

知有息則餒矣。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愧不忤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人所以俯仰愧忤，累於己私耳。克去己私，則內不愧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心廣體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俞例之才，而以前樂乎已者，不愧不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所以所樂乎已者教而育之以已
之天覺彼之天聖人之心深樂乎此而其樂即在性已
之內且孟子所性不存分而言之固自大有間哉

君子所性雖天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朱子曰此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

在上亦不是加添些子若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

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都欲與其處畎畝之中

中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

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

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

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

四德即性之蘊蓄者根本也生發見

同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為溢逸之意施於四

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

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

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

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

新安陳氏曰順謂順其則也當玩味根字生字其根深則

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生發自不可遏矣

程子曰晬而盎皆積盛致然四

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

朱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

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剝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

木根著在上上方會生其色也

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君子氣宇清明無物欲之累故不令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然八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便只要去其氣稟之隔教曰者之根著土而已四體不言而喻是四體待命令而自如此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覺軒蔡氏曰先師云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仁義禮智根於心根字甚有意蓋根於心者培養得厚盛則發於外者自然粹而卷到得手足○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六行便不覺其所以然○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六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新安陳氏曰道之大非所成也二一注分亦何換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於外者也在外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形同反下同前篇新安陳氏曰仁人居其大老此以為仁人達尊三齒德居其大老以齒言仁人以德言也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先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道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也謂維

疇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道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

賜而人益之也南軒張氏曰以伯夷太公之事觀之則

善養則其仁心之所存仁政之所行可知矣仁人只其然是以樂從之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易歛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教民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奇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

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

有不仁者乎馮於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

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華陽范氏曰

之民非人人衣食之也唯不食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歛此一者使富足之道也又曰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亦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新安陳氏曰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菽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皆能

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烏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為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聲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慶源輔氏曰：觀於海，則天下之水皆不足以動吾之視。遊於聖人之門，則天下之言皆不足以動吾之聽。亦猶仁則天下之眾皆莫能與之敵。故亦曰難為眾也。○潛室陳氏曰：仁不可為眾，言仁者難為眾看。有幾多人眾。

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如太山之前難為山。大海之前難為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道之體光者。

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

光之隙，逆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新安陳氏曰：道之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比聖

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

流水之為物也，下必斜，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

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形

友也。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辨，子

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達者足於此而通於
半上落。下今日。得明日。又休。是達者足於此而通於
彼也。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已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
足於此而通於彼。如實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
所能測識也。○新安陳氏曰。盈科而後進。已見前篇。盈
而流於彼也。此○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學之者
必以其漸乃能至也。朱子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
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破其事。
如鶴鳴于九臯之類是也。此之觀水有術。至容光必照
焉。似詩之比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如他
人有心。予忖度之。上引象兔。采木之類是也。此之
登山觀海。興起遊聖門。難為言。以流水不盈科。不行與
起為道不或章不達。似詩之興也。君子之志於道。不成
章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大
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慶源輔氏曰。聖道
之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蹴而達
至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之志於道。必成章
而後達者。曉之以見學者當務實而有漸。不可躐等陵

節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所得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孳與致同勤勉之意。言雖去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蹠與跖同。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問這箇利。作是有心於為利。只是理不明。纔差

些便入那邊去。朱子曰。然纔差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為美矣。○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

路做那邊去。○揚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朱子曰。程子利之利也。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比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心為重。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也。○新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間。察之貴乎精。而為善之力。守之貴乎一。察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為義。認人欲為天理者有矣。守之一。則今日為善。明日為善。為善之力。而不移。則庶乎不流為蹠之歸。而人皆以為舜者。將真可以為舜矣。此章亦所以過人欲。擴天理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教人以靜時工夫也。動靜相涵。敬義兩立。學學不已。則庶乎可以進。

於聖人之學矣。○新安陳氏曰。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此動靜交養。內外夾持之功。皆所謂為善也。必如是。而後為善之功始密矣。不然。則未接物時。為無所用。其為善之力乎。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

揚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

不及為。亦去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

利物是也。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

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

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

之乎。揚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謂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

楊子弗聽。○朱子曰。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揚氏之學。如

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齋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

只是箇道。遜物外。僅足其身。微似義耳。然不似也。

○揚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

揚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

不及為。亦去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聲上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反觸也

放至也此失於太過者也○南軒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待洛於二者

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去聲直為也所以稱

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

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無定體惟達權然

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龜山揚氏曰聖

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本重而未輕者執其

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字

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

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

中不可執也新安陳氏曰不可如子莫之固執得則

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著反直略則不

中矣程子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

知怎麼執得○朱子曰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子莫執

中文同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

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其

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為

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不中者非學聖

人之學不能以稱物之輕重而遊於前中適其中蓋所以

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比

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之執中與舜禹

湯之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意於執中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善擇中而不中其口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慶源輔氏曰楊氏資質略偏於剛毅墨氏資質略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流於一偏淪胥不已遂至各極其偏一則為我一則兼愛至於子莫又自其末流觀之而知楊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兼愛為我之間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能如稱錘之因物輕重而前却以取平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安排箇中來執之也問書之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之說二者分辨如何潛室陳氏曰允執厥中乃時中之中觸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以為中死法也霄壤之異○新安陳氏曰

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也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新安陳氏曰為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似義非義

而有善於仁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善於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

而廢百者也南軒張氏曰為我兼愛皆道也當為我則為我當兼愛則兼愛是乃道也彼墮於一

偏者固賊夫道而於其間取中者是亦舉其一而廢其百也○雲峯胡氏曰吾儒亦有所謂中所謂一而廢百

之中也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也一而廢百○新安陳氏曰

舉一偏而廢百端○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問中一名百者言其多耳

這箇中要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曰然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

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嘗其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

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朱子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存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左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饑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

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朱子曰饑

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為可

人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室則憂人不為憂矣

人無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慶源輔氏

不以貧賤動其心而於富貴辨其所當得而受之其不當得則不受之則過於常人遠矣過人之遠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新安陳氏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饑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人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也孟子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與饑渴期而饑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忍饑渴遂厭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善口腹者饑渴之害心者亦饑渴也饑渴能害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此君子所以可饑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為不義也人能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饑渴之害害其心則必不厭貧賤以說饑渴必不真愛富

貴以圖甘肥而不患不及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慶源輔氏曰：介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

所以能如此。亦如廉本訓廉隅，惟其廉隅分辨，所以清

廉廉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憚

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

不流。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

若介不介，故此特言之。問何以知其介？曰：不卑小官之

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

於為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新安陳氏曰：不與孔子

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

意也。王氏曰：伯夷餓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不顧皆能不

之介故也。○雲峯胡氏曰：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

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是帶過說。○新安陳

氏曰：微顯闡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作

春秋之意於顯明者，則微之幽昧者，則闡之。樂註以為

孔孟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此意。蓋夷齊之清，惠之和，

此其顯而易見者，夷齊之不念舊惡，惠之介，此其幽而

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闡其幽，聖賢之至公至明如此。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

井也。辟讀作聲，輒音刃與何同。

八尺曰仞。新安倪氏曰：集註於諸夫子之審數，仞下云

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愚按周書為山九仞，孔安國云八

尺說，愚證之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為

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虞翻為

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初是澮之廣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比之則孔說為是。鄭說恐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

名希哲字原。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

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

功也。慶源輔氏曰。為人而不得聖人。言治而不及於

堯舜。皆為未及夫泉也。○虞奉朝氏曰。當與論語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聲。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

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程子曰。

身踐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張子曰。堯

以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

無人如此言。惟孟子分出。遂知堯舜是生知。湯武學而能之。龜山楊氏曰。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若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朱子曰。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地。○問性善之善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失著了。反之。而后得身之。是犯來身上做起。○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功。恐更精密。湯有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新安陳氏曰。孟子論堯舜。湯武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與此章為二。而互相發明。反之。即復其性也。論五霸者。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以力假仁者。霸。與此章為二。乃是以一字斷盡五霸心事。得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與誅心之法者也。

有。慶源輔氏曰。其初不過以之自欺。或曰。蓋嘆世人莫覺其
偽者亦通舊說。趙亦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朱子

知二字為五霸設。如云五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
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汪氏曰。舊說之意謂若能久
假而不歸。則固有人欲將自得之。是為假者謀。假者之初
意。全非天埋。而以人欲之私行之。合下已差矣。加以初
假。則私意纏繞。以終其身。虛偽益甚。膠固與解。其得為
真有之乎。是皆學術心術不正。不能辨公私。理解欲之幾
明辨其誤也。○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

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
彼。其卑也。時假之。且流毒后世。朱子曰。此孟子所以不道
桓文而甲管晏也。且如興滅繼絕。誅殘禁暴。懷諸侯而
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
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此邵子
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雲峯胡氏曰。性之。邵子自

然而然。身之者當然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實不然。自然
者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其有。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方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
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
不順義理也。言不欲習。見其如此。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南軒張
尹之事。志存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
京。除故徙之。先王墓側。使一動心。忍性而深思。篤定。伊
尹以冢宰攝政。而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
於練除之際。奉而歸。毫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慈。及改則

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之賢而放之是篡亂之所為耳後世唯霍光放昌邑王賀而立宣庶幾平心存宗祀者然始也建立之不審而至誠敦篤又不加焉其於尹之志蓋有愧也是以嚴延年効之以為擅廢立無人臣禮而識者有取焉霍光且爾况他人本為一身利害計者乎所謂元惡大憝必誅而無赦者也○慶源輔氏曰公天下以為心豈一朝之強所能為哉非道全德備其去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覺軒蔡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茲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

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南軒張氏曰伐檀之詩非必欲君子不耕而食為素餐其為詩也亦固矣其弊將至於為許行之徒論矣故孟子告之以不素餐之大者夫

君子仁義脩乎身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如其未用子弟從之則亦薰陶乎孝弟忠信之習而足以善俗若夫飾小廉而妨大德徇末流而忘正義非君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用亦有功於人子弟而風俗厚豈為無功而食乎丑之見何陋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音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

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朱子曰

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

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

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

此士所以尚其志也慶源輔氏曰士雖未得位以行其道而其志則須高尚方可志於仁

義則高尚溺於利欲則卑汙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

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

固非所當為也南軒張氏曰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之則人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

非其有而取之為非義由是而體之則其義之所以為宜者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由則不他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亦不越此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因王子問士何所事對以士志乎仁義已備大人之事蓋志者事之本未為者也事者志之用有為者也志之所向素高則事之大本已立一旦得大人之位舉而措之耳何必待有事迹可見而後始謂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為亦不屑為且小暇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

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

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

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

後無入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南軒張氏曰：仲子飾小廉而廢大倫，其不知義已甚矣。○慶源輔氏曰：觀前篇所論仲子之事，其介然自守如此，則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此徇名而強矯者，或能之。故孟子以為是特舍簞食且羹之義而已。蓋本以為賢也。若夫安於人倫，使之各盡其道，則非盡性而樂循理者不能。故孟子言此以曉齊人，仲子勿迷於小而必察其大耳。○新安陳氏曰：孟子於陳仲子，其對匡章既深非之，此又申言之。二章當參看。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曰：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大齊扶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周也。問一。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

訢然樂而忘天下訢音欣同樂音洽

雖韻書音所爾反又所解反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

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

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

天下之為天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

至雲峯胡氏曰臯但知有天子之法天理也父子人倫之至也學

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上

之事矣朱子曰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剛賢父

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水

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

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

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臯陶亦只得執之而已

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臯陶亦安能

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

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

權制去則不可○執之而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

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

止於至善者也○南軒張氏曰舜之有天下初不以天

下與於己循天理之當然而已為瞽瞍殺人而在其法

則失天下之公若致舜於瞽瞍則廢父子之倫是皆雖

有天下不可一朝居者也舜寧去天下而存此義耳舜

非輕天下也義所當去視天下猶敵讎也是故在臯陶

則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義在舜則以此而可以終身

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

若後世以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戴舜而賴其治

舜乃去之得無廢成業而孤眾望乎此不知天命者也

聖人所以為治奉天命而已若汨於利害而失天理之

所在雖舜亦何以治天不哉或者以為臯既執瞽瞍舜

烏得而竊之蓋未之思也臯既執瞽瞍於前而使舜

伸其竊負之義於後是乃天理時守全君臣父子之倫

者也微孟子孰能推之。汪氏曰竊負而逃畏天故也。訖然之樂。樂天故也。孟子之封。示後世為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舍况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况其小者乎。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上聲下同之位養奉養去聲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張敬夫鄒志完皆云羨延面反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

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下同及前篇謂仁也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

居天下之廣居老然也新安陳氏曰居仁宅者之氣象必德潤身而心廣體胖與王子

驕貴之氣習又不侔矣

魯君之采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埳澤宋城明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問孟子先言居移氣養移體後

却只言居朱子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南軒張氏曰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之於人則其氣質變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聖賢相去雖有後而玩其氣象如出一人者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所守陳氏曰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勢位之居猶是移氣身

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
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畜音

死六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

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

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

也。拘留也。

趙仲卿曰。實謂愛敬也。慶原輔氏曰。世衰

恃其有幣帛之聘。在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知

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之誠。比下之情。交驚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

踐言之踐。禮記曲禮脩身蓋眾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

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

可以踐其形。而無歉苦忝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

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物

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聲其名。衆人有之。而

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
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
可以踐形矣龜山楊氏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目之
所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
不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於
聖則未免有克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
故性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朱子曰形是耳目口鼻之
類色如一聲一氣皆有其理○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
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問形色天性下却云踐形
而不言色何也曰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
矣○踐猶踐言踐約之踐言聖人所為使踏著箇形色
之性耳性即理之謂伊川說充其形色欲得好形是形
體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天
之生人必當無有不聰目便必當無有不明目便必能盡
別天下之味鼻便必能盡別天下之臭聖人與常人都
足於聰同是目也而不足於明同是口而不足於別味

同是鼻而不足於別臭雖有是形而不能充踐此形惟
聖人耳則十分聰目則十分明目鼻莫不皆然如此方
可以踐此形○潛室陳氏曰聖人盡性地位方當得他
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
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
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
何曰形色為性是引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逐道
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新安陳氏曰程子之說蓋
自踐字推廣之眾人全不能踐者也雖能踐之而
未盡者也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也如洪範五
事刑貌言視聽思極於肅
又哲謀聖皆踐形之意也

○齊宣王欲短後公孫丑曰為君之養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新安陳氏曰丑附其說謂三年短
而為君猶勝於止而不為者乎

孟子曰是猶或給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人之
孝弟而已矣忍紆反

終矣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死，而
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
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聲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
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反甲於嫡母，而不敢終喪。
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大功九月，時又小功五月。時又
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亦去聲
其母所生，練冠麻衣，緇七緇反緣俞緇反。既葬，除之。疑當赤黃色反。

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儀禮喪服章，詁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緇緣。為其妻緇冠，身經帶。麻衣，緇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
而弗為者也。扶夫音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
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天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
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
情。人心天理之真切處則不肖者有以企去反智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輔氏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答問下
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
不能及門
受業者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職人力已至

而未能自化所以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

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程

曰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朱子曰時雨化者
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
○孔子告顏子曰勿告曾子以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
○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顏曾力
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而處以是告
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

於舟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朱子曰成就其德德則
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材

材是天資明敏者○雲峯山氏曰孔門四科顏曾舟閔
皆以德行稱蓋予五教集註則以夫子之於舟閔為成
德而顏曾為時雨化之何也蓋自顏曾以下皆在天
子教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也

有艾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焉早也南華經曰
成德達財冬

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合問者此則專為凡答其來
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兩端之
教也○慶源輔氏曰樊遲之粗鄙愚音之
淺在孔孟皆必俟其問而後答教之是也

有私淑艾者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

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
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而子亦曰子未得為孔子徒
也子私淑諸人也朱子曰此意德也自艾淑艾皆言斬
絕自新之意德也創艾亦取指此
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
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或慕之或私竊傳其言
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趙

相而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
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
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孟子曰大匠不為拙

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殼率為去聲殼古
候反率音律

殼率蘇音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

貶悲倫
反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殼率
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
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
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
易去聲能者從之言學者必冒勉也朱子曰引而不發謂
漸啓其端而不竟其
是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躍如
是道理活潑潑地發出在面前如由中躍出○引而不

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箭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其
廢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辨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
無此子夾雜。之見得他，那精微妙處。○道理散在天下
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
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撥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
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
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南軒張氏曰：聖人之道，天
下之正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自卑者視之，以為甚高，
而不知其高之為中也。自隘者視之，以為甚大，而不知
其大之為常也。徇彼而遷就，則非所以為道矣。能與不
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
天地之情也。學者循繩墨，穀率而勿舍焉。及其久也，皆
自有得，不然，漸獲。○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
助長為害，甚矣。○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
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汪氏曰：君子雖不
嘗離人絕物，而使人不可幾及也。○雲峯胡氏曰：道有
定體，故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是之謂中道。而立教有成
法。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而在乎人之能者從之。○新
安陳氏曰：道有定體，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謂繩墨穀

率。甲者不可抗之，使高高者不可貶之，使卑。申言道有
定體也。雖語有不能顯者，謂引而不發，雖默有不能藏
者，謂躍如也。熟玩
味之，有無窮之妙。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記檀弓下：陳子車死

夫謀以殉葬，謀將殺人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
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
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身出
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身出
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聲也。
趙氏曰：道不可離也。雖時有治亂，已有窮達，非
道殉身，即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而離哉。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華陽范氏曰：君子遭世之治，則身
顯而道行，得志澤加於民，故以道

顯而道行，得志澤加於民，故以道

從身道世之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脩身死於世也
故以身從道以道殉身人者陳代所謂托足而直也
古之聖賢以道殉身伊尹周公是也以身殉道孔子孟
子是也君子窮達不離乎道道可以處則處道可以出
則出故人君用人不用其身唯用其道不可離也
以順從為道故亦曰道孟子見有身徒顯而道不行道
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故發此論言當隨時之理亂而
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身與道不可須臾離
也使道不殉身身不殉道即是以道殉乎人矣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存所禮而不吝何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拔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
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
不專所以不答也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是專一方

安陳氏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勲勞已嘗有功勞於
師故謂已與師有舊好恃此以來學望師待以異意而
教之皆所不當答○此言君子雖誨不倦又惡聲夫音意之

不誠者南軒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為本則能受有所
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故空空之鄙
夫聖人必竭兩端之教而滕更挾二故不答也使能
思所以不答之故於所挾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
不薄也

已正也不可止謂所不得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
此言不及者之弊朱子曰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
所厚謂人子弟骨肉之恩更之

當然而人之不能已者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去去故退速覺軒蔡氏曰進銳退速其病正

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三者之弊理勢必

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施紙反○慶源

之弊則愈見其不及流於欲者之所為也過者之弊則

其退也可立而待役於氣者之所為也欲肆則無極氣

前二句則見之處事接物之間後一句則本於立心講

學之際○雲峯胡氏曰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新安陳氏曰

用則用但有時有節即愛也若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

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慶源輔氏曰統而言之則皆

有輕重之序然在學者言之則於此三者之序有由之

而不知者有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

無次者要當因聖賢之言反求之心極養於未發之前

體察於已發之後毋惑於異端毋汨於私慾然後是聖

學工夫揚氏曰其分去聲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楚宜等

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問孟子言愛與仁有小大之分

而愛物所謂一理萬殊稱物平施此仁字是用特禽獸

只有愛心不可使失所若夫不穿鼻馬不絡首

人心也。有人理存焉。遂於人者。不可施於物。乃理一分殊處。新安陳氏曰。理一。所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二本故也。無偽也。慶源輔氏曰。一本故無偽。而有等差。若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類。而物則異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象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朱氏祖義曰。不以待人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待親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疎之殺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疎之等。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等差。非仁矣。○東陽許氏曰。愛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於仁。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生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仁。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謂親賢者。乃治天下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曆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務之急。若朱子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當為者。皆是也。又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等圍等據。則是不急。新安陳

此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

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歆長歆不敬之大者也齒決

齧吾結反斷乾指肉不敬之小者也流歆又曰濡肉齒決

乾肉不齒決濡也宜齧斷之草肉堅宜用手問講求之意南軒張氏曰孟子

小者為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總小功有不足

察無放飯流歆則齒決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

貫此所以為道○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

之急親賢為務乃智仁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

譏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此章言君

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二務字

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雲

胡氏曰集註之意以為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

知識仁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當務

之為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為務故不識其全體者知

之不周愛之不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

雖周而精神弊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澤壅於下流決

用其心也輔氏以為識其全體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為

智非集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

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去聲矣仁不急

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

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新

陳氏曰當務為急與急親賢為務相對以是謨能而

惠及矣遲問仁智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

急親賢之為務仁之所為即智之所知亦儘可通南軒

即此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蓋知所當務所

包甚闊不可竟以親賢當知此章
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為用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十三



